

# 勞動生產的價值與市場交換的利潤

## 馬克思與布勞岱的對話\*

陳敏郎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本文所關切的一個主要焦點，基本上是在於馬克思和布勞岱兩人，對於與資本主義體制相關的分析上，在一個較為宏觀總體理論觀點上的討論。非常概化地來說，關於資本主義體制的發展，及其與社會變遷和文明成長之間的互動關係，馬克思的分析是以所謂「生產方式」的不同來表述；類似的問題，布勞岱的體認則是在於「交換機制」的精巧程度為核心。當然，不論是從馬克思的觀點，或是布勞岱的立場來看，生產方式或交換機制事實上都是一組結構性概念的指涉，而不是生產過程（領域）或交換過程（領域）的片面強調。

**關鍵詞：**商品，市場，生產過程做為一個整體，交換機制做為一個整體

### 一、生產與交換：馬克思的定見與布勞岱的異見

馬克思 (Karl Marx) 指出，「直接的生產過程並沒有結束資本的生活過程。在現實世界裡，它還要由流通過程來補充。……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就『整體』來看，是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統一」(Marx, 1988C:29)。馬克思也認為，雖然商品價值或是更根本的價值與剩餘價值是在直接的生產過程中產

---

\* 作者感謝高承恕教授、陳介玄教授的啟發和指導，以及兩位評審的寶貴意見與指正。  
收稿日期：86 年 6 月 17 日；接受刊登日期：86 年 12 月 24 日

生，但是只有在流通過程中才能得到實現；而在現實中、在競爭中，商品價值實現到什麼程度，則取決於市場狀況。但是，也因為「直接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二者不斷互相貫通、互相滲透，從而不斷使它們互相區別的特徵分辨不清」（Marx, 1988C:52）。正是由於價值唯有透過流通過程來實現，從而使價值往往被「誤認」為是來自於流通過程。在馬克思看來，價值是在流通過程中以商品的形式體現，但是更確切地講，只是在流通過程中實現了價值與剩餘價值的分配關係，並不涉及價值與剩餘價值的生產關係。不論流通過程如何進行，分配的比率如何變動，絲毫不會改變剩餘價值量的大小，更不會改變剩餘價值的性質。因為在流通過程中，並不會改變「勞動」的質和量。

從「勞動」的基點出發，價值與剩餘價值是來自於生產過程，來自於對無酬勞動的佔有。對馬克思而言，任何的物質財富要素，都必須通過某種專門的、使某些特殊的自然物質適合於特定的人類需要，有目的的生產活動中創造出來。從而在馬克思的概念界定中，勞動做為的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Marx, 1988A:56）；簡而言之，勞動是「用來實現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人類生產活動」（Marx, 1988C:921）。勞動體現於生產活動之中，價值來自於對勞動力的使用和支配，剩餘價值則是對無酬勞動的直接佔有。以「勞動—價值（剩餘價值）—資本」三個概念系統為核心，在馬克思所構築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理論中，「生產」具有理論分析和思辯邏輯上的重要性和優先性（primary）。在此一基礎與前提之下，「生產模式」則為辨明歷史軸心與社會變遷的基本尺度。以生產為立論核心，顯然受到古典經濟學以來，爭論供需原則的影響。經濟學討論的三大領域：生產、流通與消費，環繞於此的供需爭論在馬克思的仲裁之下，問題可以進一步簡明為生產與消費兩端之作用的辨明，流通可以退居幕後，基本上可以表明為一種存而不論，不辨自明的機制。

流通過程可以存而不論並不意味著它不重要，睿智如馬克思者不可能有如此庸俗之見。然而在馬克思看來，正是由於流通領域的存在及其在現實所起的作用，使得「資本關係的神祕化」得以成為事實，從而使「表象掩蓋本質」而行，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Marx, 1988C:938）

始以能塗炭生靈。事實上就此而言，流通過程正可說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學術建構工程中所要對抗的邪惡幽靈。對馬克思而言，在「勞動—價值—資本」的概念與理論指涉之下，流通過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體制中，「必然」存在而且「自動」發揮其作用。如同他在說明商品交換過程的起源時所說的：「交換的不斷重覆，使交換成為有規則的社會過程」（Marx, 1988A: 106），甚至可以「公式化」來表達其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意義。在馬克思看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體制中，不論流通過程自身的運轉過程如何複雜，都不會「創造價值」，充其量只是肩負著「體現價值」的作用。換言之，一種「自在的流通過程（circulation in itself）」只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體制中，被動地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起作用。相對而言，一種對於資本積累具有主動促發意義的「自為的流通過程（circulation for itself）」的概念，<sup>1</sup> 對馬克思而言，並沒有太大的理論意義，甚至不過是一種幻想和假象。畢竟，「流通永遠不會提供沒有事先給予它的東西」（Marx, 1988C:979）。在他看來，只有生產與消費這兩個「本質運作」的領域，才必須透過徹底的研究加以認清，進而能揭示流通領域「表象運作」的真實面目。

布勞岱（Fernand Braudel）同意生產與消費誠然構成經濟活動的兩大重要領域。然而在這兩大領域之間，如同河流涓涓不息的交換活動，或是馬克思意義底下的流通領域，相較於生產領域雖然範圍可能較為狹窄，運作邏輯較為「簡單」，<sup>2</sup> 但同樣具有深入探究和認清的重要意義。就此而言，布勞

1 此處使用這兩個概念，基本上是引申馬克思對於「自在階級（class in itself）」與「自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之概念的討論。然而，除了是一種概念的引介使用的意義之外，事實上，就本文的題旨而言，「自在的流通過程」以及「自為的流通過程」在某種程度上亦表達了馬克思和布勞岱認知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運作與發展的基本取向。本文在第三節的討論中，即是企圖進一步表顯流通過程在兩人認知取向上的理論位置。

2 應該說是較為「一般化」，不那麼繁複而具本質性。「簡單」只是相較於馬克思對於生產過程的複雜分析而言的權宜說法。馬克思認為流通過程只是不斷重覆從而具有規則性，布勞岱並不反對這樣的看法，但也認為規則簡單也就比較清楚，因而也就比較容易觀察其屬性。布勞岱聲稱做為一個歷史學家，很難從一個模糊、難以辨認和定位，從而了解不多的生產領域，開始著手探究有關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實質。生產與交換兩個領域，至少就其所考察的歷史時段而言，相較於交換領域的持續律動，生產領域是一個複雜度高、包含範圍廣，甚至是轉動困難的領域。其曾以工業利潤的測定為例，指出歷史資料所掌握的價格曲線是不少，但生產曲線卻不多，對於工業生產部門的了解進而是困難重重的（Braudel, 1982:25; 342-349）。

岱認為他並非要挑戰馬克思的基本關懷與觀點，但是作為一個歷史學家，追本溯源，若真實地回顧歷史時空，很難說服其從一個難以定位，一切俱為模糊的生產領域，著手社會經濟研究，甚至於回答文明與歷史的問題。在布勞岱的考察中，相較於生產領域的渾沌和複雜，流通領域規律而不間斷的律動，並且持續關注自身的律動，它的優點正是在於容易觀察，而且可觀察。而在布勞岱看來，容易觀察並不盡然如古爾維奇 (George Gurvitch) 所認為的，必然是次要或是可忽略的；甚至於在他看來，對於流通過程的特別關注，<sup>3</sup> 至少就其所理解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經驗而言，或許也沒有太多不當之處 (Braudel, 1982:25-26)。

布勞岱指出：「生產意味著分工，而分工則迫使交換必須進行」(Braudel, 1982: 26)。事實上，正如同馬克思在界定「勞動」的意義時所指出的，任何的物質財富要素都要經過目的性的「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勞動生產過程，才能為人類的特殊需求所用的意思相類似，在市場經濟的經濟生活底下，一切的東西都要經過市場交換，才能完成與體現商品存在和商品價值的完全形態，不只是農、工產品，還包括土地、流動速度比任何商品都要快的貨幣資本，乃至於勞動力。在此意義之下，市場不但在實際的經濟活動上，也在理論的思維活動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認知價值。這樣的主張基本上也表達了布勞岱對於「資本主義文明史」的認知立場，簡單地來說，布勞岱認為「極小化市場角色」的問題沒有被嚴肅思考。在他看來，市場其實意味著一種解放 (liberation)、一種開放 (openness)，是一個世界藉以進入另一個世界的中介機制 (Braudel, 1982:26)。雖然其開展並非毫無困難，然而透過此一原本機能有限、管道不多的市場機制，剩餘的交換可以逐漸獲得擴展，從而進一步活絡市場機能，擴張市場網絡，甚至進而得以加速剩餘創造和資本積累的步調。只是在此布勞岱仍不免要強調，隨著時間的推移，「市場社會 (market society)」的形成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條件，而且

---

3 被布勞岱譽為十八世紀法國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杜哥特 (A. R. Jacques Turgot)，即曾經想寫一部專門論述銀行、信貸、匯兌、貿易、奢侈等等經濟活動的「流通史」(Braudel, 1982: 25)。布勞岱對這樣的想法和策略，顯然有相當的親近感，在《十五到十八世紀的文明與資本主義》中，即曾多次引用杜哥特的相關論點和看法。

最古老型式的市場與最現代化的市場也可能比鄰而居，因此也就不存在市場發展的線性歷史。市場的演化不能簡化，從而交換的機制也無法簡單歸置。

馬克思的定見與布勞岱的異見確實有所不同，但有所不同的重要意義不在於「有所見與有所不見」之爭，而是在於一些有關人類生存或是人類文明等根本問題上的見識與立場。事實上，馬克思早就看穿「表象」的特質，故而不會反對布勞岱的流通領域容易觀察之說，然而在他看來，表象固然容易觀察，但終究是表象，不能呈顯人類勞動的可貴「價值」。但是若從布勞岱的立場來看，姑且不去爭論所謂「價值」的意涵，表象的存在與呈顯本身，恐怕就是值得深究的，何況表象非且無所不在，更長時期有效地延續與保衛著它的「存在價值」，從而也必然發揮著應有的作用力和影響性。

## 二、生產與價值：馬克思論商品的本質

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商品為起點。對馬克思而言，商品的價值乃至其價格形式，是所謂「勞動價值」在流通過程中的直接體現與轉化。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所指涉的人與物以及人與人之間「勞動關係」的轉化，其重要的社會學意義，在於表明了人與人之間「社會關係」的嬗變，而其本質事實上是一種「資本關係」的具體體現。在區分與闡明了商品的價值與性質之後，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所關心的並不是商品的價值或性質，而是剩餘價值的生產和再生產，也就是無酬勞動的佔有及其形式的變化 (Marx, 1988C:218)。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實際上指的就是剩餘價值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而剩餘價值即體現在商品中無酬勞動的相應部分。剩餘價值的生產以及進一步促成資本積累與資本增殖的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性動機 (Marx, 1988C:272)。價值雖然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和主要動機，但是馬克思也指出，在資本主義商品社會中，價值並非直接被認知到，而是透過價格的形式，以及轉化為利潤的表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作機制之中呈顯。

從產品到商品意味著從價值到價格的過渡與轉化。從勞動的價值到商品的價值，再從商品價值轉化到商品價格，商品作為商品存在，主要是在體現

剩餘價值以及完成剩餘價值的分配。在馬克思的脈絡中，商品分析所要指涉的社會意義，以及商品生產所含蓋的經濟關係，自然不是上述簡要的概括可以言盡。然而商品體現剩餘價值，商品透過流通過程產生利潤，基本上說明了商品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意義底下的一般性格。商品的價值與價格之間的轉化，不論其相對關係如何變換，它們之間相互調節的運作規律，以及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所體現的意義，具有一定的基本邏輯。換言之，在「價值與價格」這組概念中，商品雖然不是定量，但也是某種定性的存在，從而，布勞岱在討論商品的交換與商品的利潤時，特別區分「高貴商品 (royal merchandise)」的經濟價值及其經濟意義，在馬克思的分析邏輯和概念意義上看來，基本上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每個個別的商品體只是它本身的價值的表現形式」(Marx, 1988A:103)，同樣的商品可能因為不同的流通過程<sup>4</sup> 而體現不同的利潤，但是商品的性質本身基本上與價值或剩餘價值的生產是無關的。

簡而言之，在馬克思看來，「商品的價值是由其中包含的勞動量決定的，而工資的價值則是由必要生活資料的價格決定的。價值超過工資〔價格〕的餘額形成利潤和地租〔超額利潤〕」(Marx, 1988C:980)。透過交換、透過市場、透過競爭所出現的任何「加價的事實」，都只是一些和商品價值無關的提高。這也就是為什麼馬克思會說，「經驗」並不能說明不以商品價格的變動為轉移的商品價值，如何隱蔽地起著真正的調節作用 (Marx, 1988C:979-981)。必須透過研究來說明的最大理由，是因為要揭示的是更為本質的東西，因而不能任由經驗觀察來判斷。

關於資本主義式的流通過程 (the capitalist circulation)，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透過對於三大資本形式（商品資本、生產資本、貨幣資本）循環過程及其作用的分析，有極為清楚的認知輪廓。在論及商品資本、貨幣資本、商業利潤以及總體的商業資本轉化為商業經營資本等等關於商人經營商

---

4 馬克思將流通過程邏輯化而一般化，這種較具理論抽象意味的「單一性」，相較於布勞岱強調不同的交換工具體現不同運作規則和功能的「複數性」概念，也稍微表明了馬克思和布勞岱在本體論和認識論立場上的些許差異。

品交換的意義時，對於商業資本在流通過程中的作用，馬克思做了頗為清楚的剖析，從而對於流通或交換過程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做為一個整體（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意義底下的位置，亦有了明確的安置。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商人不生產商品，而是經營商品與商品的交換，在資本主義的商品運動中起著中介作用。換言之，商人的活動是把生產者的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資本的必要活動，是對商品資本在流通過程和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起中介作用的活動。商業資本在流通過程中活動，體現「從貨幣到貨幣（G—W—G'）」的形態變化。商業資本所具有的資本職能，是中介商品資本的形態變化，實現從商品形式向貨幣形式乃至資本形式的轉化（Marx, 1988C:299-305）。

在關於「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的討論中，馬克思指出「商品生產以商品流通為前提，而商品流通又以貨幣流通為前提」的基本邏輯。然而從勞動與勞動過程產生價值的基點來看，馬克思亦早已闡明流通或交換過程並不生產價值或剩餘價值，只是為了體現價值與剩餘價值而存在的基本立論，因而在他看來，生產規模或是資本執行職能的範圍，並非由貨幣資本的大小所決定。資本在流通過程中執行資本職能的本質是為了資本積累，其可能性則在於剩餘價值的生產和不斷地再生產，而剩餘價值的「出生地」是生產領域，而不是流通領域（Marx, 1988B:389-401）。商人既不生產商品，商業資本即完全是在流通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由於商業資本的中介，始完成商品與貨幣之間的形態變化，而商品形態的變化與價值的創造無關，價值是早已存在於商品之中的。雖然如此，流通過程並不因此而成為與生產過程無關的獨立過程，這樣將完全曲解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做為一個整體」的意義。<sup>5</sup> 在「總再生產過程」中，流通過程與生產過程說明的只是

5 馬克思分析剩餘價值的概念時，事實上即充分地彰顯了生產領域與流通領域的相對位置，以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做為一個整體」的實質意涵。馬克思從資本流通的總公式（G—W—G'）說明剩餘價值的本質時，指出價值與剩餘價值的資本轉化，是在一個「資本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的循環與再生產過程中所完成的。換句話說，不能從價格形式來說明價值與剩餘價值的產生，價值與剩餘價值不在流通過程中產生；然而價值轉化為資本乃至資本積累的可能性，必須使資本不斷地進入流通過程，在流通中保存價值，而且擴大價值，從而繼續進行價值和剩餘價值的不斷再創造（Marx, 1988A:167-200）。

商業資本和產業資本的「分工」，雖然產業資本家也可以是商業資本家，換言之，產業資本可以直接進入流通過程，但這並無礙於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區分的意義及其作用：商業資本的「專業中介」將使商品資本相對於處在生產者手中，更快地完成它的形態變化。

因此我們可以認識到，在「勞動—價值—資本」的概念系統之下，生產過程是核心，流通過程不過是總再生產過程的一個階段。雖然在馬克思的意義脈絡中，流通過程是一個自在的過程，但是馬克思並不因此而否認商業資本在流通過程中的作用，以及商業資本介入總再生產過程的必要性。商業資本為資本家所帶來的利益，雖然不在於直接創造了剩餘價值，但卻幫助資本家減少了實現剩餘價值的費用（Marx, 1988C:335）。換言之，雖不直接生產價值，但是透過流通時間的縮短，商業資本將間接有助於剩餘價值的加速生產，進而有利於社會總資本的積累。而關於商業資本與社會總資本和剩餘價值的關係，以及商業資本在總再生產過程中的位置與作用，馬克思透過與產業資本的對照，亦有邏輯一致的清楚勾劃：

商業資本和剩餘價值的關係不同於產業資本和剩餘價值的關係。產業資本通過直接佔有別人的無酬勞動來生產剩餘價值，而商業資本使這個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從產業資本手裡轉移到自己手裡，從而佔有這部分的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只是由於它的實現價值的職能，才在再生產過程中做為資本執行職能，因而才做為執行職能的資本，從總資本所生產的剩餘價值中取得自己的份額（Marx, 1988C: 327）。

簡而言之，在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做為一個整體」的概念意義之下，流通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商業資本是社會總資本的一部分，並因其所能實現的職能而佔有相應部分的剩餘價值；商業利潤從而是生產所創造之價值轉化為利潤的一部分，是總剩餘價值的一個分割。

從以上的討論中可以了解，生產與價值的關係，以及交換與價值的關係，在馬克思的概念中有著根本的差別。關於商業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

價值，或是說商業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意義，馬克思在〈關於商人資本的歷史考察〉一節中指出：「商人資本的存在和發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前提」(Marx, 1988C:365)。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前，商業資本所立基的流通領域並未支配生產，而生產過程也還沒有將流通要素吸收進來。也就是說，生產與流通可以是一種相對分離的過程，產業與產業之間相互作用的關聯情況並不顯著。布勞岱曾論及的威尼斯、熱那亞以及阿姆斯特丹各領風騷的時代，正是馬克思所指的若干「商業資本佔優勢的地方」，「商業支配產業」的時期。此一時期發達商業資本所經營的轉運貿易，利潤的獲取主要是「靠對商業和一般經濟都不發達的共同體的產品交換起中介作用，靠對兩個生產國家進行剝削」(Marx, 1988C:367)。換言之，商業的勢力要強過產業，商業發達的地方起著一種支配與剝削的作用，並因而發財致富。

馬克思同時也承認，商業和商業資本的發展，事實上也不斷地使生產朝著交換價值的方向發展，商業資本的發達擴大了生產的規模，從而使生產愈具多樣化並具有世界性的性質。因此，商業將會對各種已有的、各種主要生產使用價值的生產組織，或多或少地起著解體作用 (Marx, 1988C:371)。言及於此，馬克思立即機警地轉回其理論建構的核心意識：「商人資本的發展就它本身來說，還不足以促成和說明一個生產方式到另一個生產方式的過渡」(Marx, 1988C:366)。所謂「到另一個生產方式的過渡」，如果相較於商業發達而獨立的時期來說，意謂的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階段。而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個具有強大整合力量的經濟形態，到了此一時期，生產過程已經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礎之上，流通也已經成為生產的一個要素，一個過渡階段。如同我們已經在前面討論過的，商業資本此時只表現為資本在再生產運動中的一種形式 (Marx, 1988C:367)。

至此看來，生產、交換與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關聯性，在馬克思看來是再清楚不過的事了。商業資本支配產業的階段，也就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時代；而商業資本的發達雖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前提，但並不是過渡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要動力。關於從商業資本發達的生產方式，到產業資本統合一切的生產方式之間的過渡情形，馬克思指出：

商業對舊生產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著解體作用，這首先取決於這些生產方式的堅固性和內部結構。……什麼樣的新生產方式會代替舊生產方式，這不取決於商業，而是取決於舊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Marx, 1988C:371）。

為進一步說明主要是生產方式的內部結構對舊生產方式的解體或轉化具有關鍵作用，也就是生產方式的轉化取決於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而非商業的發展，馬克思以中國和印度為例指出，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統一所形成之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對「商業資本從屬於工業資本的歷史進程」，進行了最頑強的抵抗（Marx, 1988C:371-372）。

除了內部結構之外，馬克思亦不否認外部力量對於生產方式發生轉化所起的作用。布勞岱在《十五到十八世紀的文明與資本主義》第三卷中長篇累牘記述從威尼斯、熱那亞、安特衛普到阿姆斯特丹，歐洲「經濟世界（world-economy）」<sup>6</sup> 核心城市的轉移過程，<sup>7</sup> 也就是商業資本高度發達的過程與事實，馬克思並未視而不見，並且也早已指出十六、十七世紀商業資本的擴大和世界市場的形成，對舊生產方式的衰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勃興，產生過非常重大的影響（Marx, 1988C:372）。指出了促使生產方式發生

6 在布勞岱的分析中，「世界經濟（world economy）」與「經濟世界（world—economy）」是兩個必須區分的概念。「世界經濟」指的是唯一的一個世界整體（the whole world），全世界形成一個單一的市場，所以是一個單數的概念：“the” world economy。「經濟世界」則是單一世界市場的某個部分，是一個能自給自足、有其內在連繫與交換的有機經濟單位（Braudel, 1984:21-22）。在人類經濟文明的發展歷程中，曾經先後形成或同時存在著羅馬經濟世界、歐洲經濟世界、俄羅斯經濟世界、土耳其經濟世界、印度經濟世界、遠東經濟世界等等諸多有其內在一致性的經濟單位，因此，「經濟世界」是一個複數的概念：“a” world-economy。此外，在布勞岱的分析概念中，經濟世界有若干的特質與運作規律，在此不贅述，可逕自參考 Braudel（1984:24-45）的界定與討論。而「經濟世界」這一個分析概念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布勞岱建立以交換機制為理解和分析觀點的重要基礎。

7 請參考《十五到十八世紀的文明與資本主義》第三卷第二、三、四章的討論。馬克思則是從國際信用體制的發展做為一個國家進行「原始積累」之重要泉源的角度，來理解類似的轉移過程（Marx, 1988A:824）。

轉化的內部結構和外部因素之後，馬克思所提出的結論仍謹守其理論建構的立論基礎和論述基調：「不是商業使工業發生革命，而是工業不斷使商業發生革命」（Marx, 1988C:372）。換言之，內部結構因素所起的作用，要比外部力量所可能引起的轉化力量來得重要和根本。

在馬克思不乏歷史考察的理論脈絡中，生產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價值和意義，相對於交換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價值和意義，馬克思的定位是清楚而明確的。生產的價值與交換的價值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不同生產方式基礎之下，有不同的相對位置與重要性，但是生產還是根本的，因為不同的生產方式正說明著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而且不同的生產方式之間必然會有所轉化。在馬克思看來，商業資本發展到一定水平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前提，從而商業資本高度發達而獨立的時期不同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時期；但是商業的擴張和世界市場的形成是在「『已經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發生的」（Marx, 1988C:372），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又是商業資本發達的基礎。

馬克思認為，在商業支配工業的階段，生產會愈來愈從屬於交換價值，使生產過程愈來愈以交換為目的，也就是會「為交換而生產」；但是，商業資本作為最早自由存在的資本形式，及其所產生過的「壓倒一切」的影響，徒然更令馬克思堅定地認為，對於現代經濟科學的理論研究，仍然必須從生產過程中開展，而無法在流通領域中推演（Marx, 1988C:376）。這樣的理論宣示及其內在的邏輯關聯如何理解？馬克思對於生產的價值與交換的價值的定位，對於總體社會形態的認識，乃至社會形態的歷史處境及其歷史變遷，是否已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認知圖像？或是我們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回歸更細緻的歷史脈絡的了解和掌握，重新釐清生產與交換在歷史與社會經濟上的意涵，乃至對於人類文明進程的深刻意義？

### 三、交換與利潤：布勞岱論市場的意義

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做為一個整體」的觀點，來定位生產與交換過程在總體社會與經濟發展歷程中的位置，並認為無論如何，流通領域或

交換過程不但不是現代經濟科學理論研究的起點，也無法透徹人類歷史與社會變遷的內在規律與真實基礎。我們已經在前面的討論中指出，馬克思承認商業資本做爲一種最早獨立自主的資本形式，曾經對工業生產起著一種支配作用，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勃興更是具有重大的影響力。在布勞岱針對十五到十八世紀，西方總體社會經濟面貌的考察中，馬克思的論點事實上得到他更具體的論證支持。布勞岱同樣指出，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發生之前，大商人或資本家不願積極介入工業生產部門的經營，而汲汲於種種商業與金融交換網絡的建立，可以充分說明此一時期商業資本支配經濟活動的事實。但是，布勞岱同時認爲，即使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後，工業生產部門的資本再生產能力已是今非昔比，但是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進展仍舊不限於工業生產領域（Braudel, 1982:372-373）。換言之，如果將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理解爲西方文明乃至社會經濟變遷的形態，則其動力也不是工業革命或工業生產部門的革新所能完全解釋的。如此一來，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做爲一個整體」的觀點，以及做爲其立論核心的「勞動—價值」模式所說明和蘊含的生產重心理論，是有進一步再思考乃至重新追究其歷史與社會基礎的空間。

相較於馬克思以生產爲歷史發展重力的理論建構模式，布勞岱認爲彰顯市場的歷史位置與意義，對理解人類的社會與經濟形態，乃至文明的發展與成長歷程，是極爲重要和關鍵的。而對於市場之歷史、社會與經濟意義和作用的彰顯，布勞岱以所謂「交換機制做爲一個整體（machinery of exchange as a whole）」的觀點，來說明一種以交換爲核心的理解方式。在布勞岱看來，市場就其與種種的商業貿易區域和諸多商品之間的關係而言，與交換、流通或分配具有同等意義，基本上就是一種體系，一種交換形式或交換機制（Braudel, 1982:223）。這樣的說法與馬克思的市場概念並沒有太大的抵觸。馬克思在討論商品流通與交換過程時，點出了市場在商品經濟中的位置：商品不論是做爲個別等價物、特殊等價物、一般等價物，或是特權等價物（即商品的貨幣形式）等等價值形式存在，市場的意義主要就是要表顯這種商品與商品之間的交換關係，也就是所謂的一種「商品的經濟關係的反映」（Marx, 1988A:102）。概念認定上固然沒有太大的出入，但是對於市場這個概念的實

質內含，及其在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二者在認知層次和理論建構上的側重程度卻略見不同。

馬克思指出了商品具有種種不同的價值形式，而「市場」正是反映著這種「不斷重複的」商品的經濟關係。但他並不因此把考察重點放在反映著商品經濟關係的市場上，而是希望從商品的經濟關係，進一步揭示他認為意義更深沈的商品所有者與商品所有者之間的「兩者意志關係 (relation between two wills)」。<sup>8</sup>因為在他看來，重要的不在商品也不在市場，「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場去，不能自己去交換。因此，我們必須找尋它的監護人，商品所有者」(Marx, 1988A:102)。馬克思認為人們所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係的人格化，因此他真正關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何表顯為商品與商品之間的關係，從而就此逐步建構起整個以勞動與價值為根基的理論模型。馬克思雖然看出了商品具有種種不同的價值形式，但是反映商品經濟關係的市場所扮演的機能，體現為「商品與貨幣 (GWG 與 WGW)」的流通過程，基本上是一種「有規則的社會過程」。簡而言之，在流通領域中，交換過程的原則與本質大抵是相同的，基本上與商品自身所具有的特質無關：

市場上的過程只是實現年生產的各個組成部分的交換，使它們從一個人手裡轉到另一個人手裡，但它既不能增大年生產的總額，也不能改變產品的本性。可見，全部年產品能有什麼用途，取決於它本身的構成，而絕不取決於流通 (Marx, 1988A:636)。

透過商品的交換關係來定位市場的機能，交換過程對馬克思而言，同時是說明勞動本質的重要機制：商品交換關係（商品世界）的重要意義，是在於勞動的社會性質乃至社會關係的轉化。<sup>8</sup>市場的機制本身在馬克思看來是規則的，甚至可以用一個幾何學公式精簡地來表達，比擬如：

---

8 商品的交換關係做為個體勞動和社會勞動，或是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之間的轉化機制，也即體現了馬克思所謂「商品拜物教 (fetishism of commodity)」的本質。從而在商品世界中，人與人之間的勞動關係與社會關係，成為人與商品以及商品與商品之間的社會關係形式來呈顯 (Marx, 1988A:87-90)。

爲了確定和比較各種直線形的面積，就把它們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與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現：底乘高的一半。各種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同樣要化成一種共同的东西，各自代表這種共同东西的多量或少量（Marx, 1988A:50）。

我們已在前面提及布勞岱認爲必須重視「極小化市場角色」的問題，雖然他並沒有指明是針對馬克思的意見而來，但是我們卻不難在馬克思同質化市場機能的概念中，看到布勞岱煩惱的根源。

明顯地與馬克思不同，布勞岱理解十五到十八世紀歐洲經濟世界的社會與經濟變遷，事實上是以市場及其所扮演的一種交換機制的討論爲核心。而任何對於市場的定位與討論，都勢將引起源於古典政治經濟學以來，對於供需原則的爭執，進而也會連帶地影響到對於市場之歷史意義與位置的認定。對於用來說明市場交換機制的供需爭論，布勞岱並沒有提供任何進一步的創見，也只是同意類似「沒有供給就沒有需求，沒有需求也就沒供給，供給與需求同時在作用，硬要追究何者是原動力的問題終將沒有答案」的一般性見解。但是布勞岱指出一個頗爲重要的看法，供需問題不能僅從經濟的角度去看待，事實上這也牽涉到權力的問題，因爲市場交換機制的運作常常可見不平等交換（unequal exchange）的現象（Braudel, 1982:172-176）。市場固然意味著交換與流通，供需原則並行不悖，但是布勞岱也清楚地指出，重商主義傳承之下所謂「自律性市場」的概念，同樣不能說明一切。布勞岱認爲，市場不能只看做是各種經濟活動的總和，也不能將其簡單地視爲是一種「內在自發的現象（endogenous phenomenon）」（Braudel, 1982:225）。此外，即便只是從供需原則來看，特別是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前，供給並無法期待一定能自動地找到「有效和持續的」市場需求（Braudel, 1982:182）。換言之，市場本身及其執行交換機制的職能，並非簡要到可以化約爲幾何公式來完全理解。

對布勞岱而言，市場事實上可以說是人類生活方式的分水嶺，透過市場營生和不進入交換體系，說明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型態（Braudel, 1982:

54-60)。因此，在他看來，市場的歷史意義與歷史位置有必要做更清楚的解析與認識。從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可以了解，市場的交換機制在布勞岱的意義脈絡之下，不能只從「一般原則」的角度去理解，它並不是一種均質化的概念，從而也不可能具有同質性的意義。執行交換機制的交換工具有不同的層級，也因而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從最底層的商店（shop）、流動商販（pedlar）、交易會（fair），一直到批發倉儲（warehouse）乃至證卷交易所（exchange store），不同層次的交換工具所說明的是市場網絡的逐漸擴張。市場所扮演的交換機制，從底層簡單的貨幣交換形式，到上層複雜的信用交換體系，所形成的是一個個層級有別、作用不同的商業體系。在流通領域中，不同層次的交換工具形成一個個相互關聯的商業網絡，進而成為一個總體的商業交換體系。各種交換網絡形成之商業交換體系的存在是以律動（movement）為依歸，而在布勞岱看來，在流通領域或交換過程中，律動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同時也是說明交換機制之意義的關鍵。

從馬克思的角度出發，在生產領域中，不同的生產方式也可能彼此構成種種的協力關係，進而組成一個總體的工業生產體系。資本家消費勞動力，使產品在生產過程中產生價值；而產品必須經過市場，透過交換過程才能成為商品，商品在市場中以價格的形式，體現勞動產品的價值。這是馬克思以「勞動—價值」為核心概念，說明市場在產品轉化為商品，以及以價格形式體現生產價值的基本論點。在這其間馬克思並沒有忽略市場的位置和意義，但是從產品轉化為商品，由商品價格來體現產品價值的概念，在布勞岱看來可能就是極小化市場的角色，忽略了市場律動本身是個問題的關鍵所在。事實上，即使我們接受馬克思有關勞動與價值的相關概念，然而從產品到商品的轉化過程並不是必然的；也就是說，從價值的生產到價值的體現的過程並不一定會完成。能不能體現價值終究要看有沒有進入市場，即使到了今天，沒有辦法進入市場的產品所在多有，被市場淘汰的商品更是不計其數，更何況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前，工業生產居於下風的時代，只會有更多的「勞動價值」因為市場機能的發展不充分，以及對於工業產品需求的薄弱而化為烏有。如果產品始終不能成為商品，或是商品的市場生命終究難逃不同程度的世代替換，這種「價值的存在」也就不具意義。那麼，從生產體系的角度，

以「勞動—價值」來說明生產模式的轉化，乃至於歷史與社會經濟的變遷，是不是可能無法完全說明歷史與社會事實？

當然，馬克思在討論交換過程以及商品的形態變化時曾經說到：交換過程是一種社會勞動的物質變換，「一種有用勞動方式的產品代替另一種有用勞動方式的產品」；而一種勞動對別人是否有用，所生產的產品是否能夠滿足別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換中才能得到證明（Marx, 1988A:122-124；103）。在布勞岱看來，如何在商品的交換過程中得到證明本身，無疑是必須充分豁顯的關鍵問題所在。對布勞岱而言，流通領域的律動性不但能進一步彰顯交換機制的意義和作用，也將說明由交換體系或是生產體系的角度看待問題，將會有根本的差別。不同層次的交換工具形成一個個相互關聯的商業交換網絡，而不同層次的商業交換網絡形成的意義，在布勞岱看來並不只是「價值產生」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市場形態所能發揮的「利潤創造」的作用。不同層次的商業交換網絡所能實現的利潤創造程度，及其所能發揮的控制與推動經濟生活步調的作用，自然是大不相同的。追求最大利潤無疑是商業交換體系中的金科玉律，這也是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選擇介入或不介入某一個利益領域的主要判準。從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前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來看，工業生產部門的利潤創造空間並不大，商業交換部門才是可能創造高額利潤的部門。當然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後，工業生產部門的資本再生產能力已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交換的機制對於社會與經濟變遷的作用，同樣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對於馬克思所說的生產方式的轉移，我們或許可以從這個觀點來增進對其論述和詮釋的理解。

布勞岱在《十五到十八世紀的文明與資本主義》三冊書中，對於歐洲經濟世界本身經濟核心城市轉移的過程，以及歐洲經濟世界的發展何以在二十世紀的今日能超越其它的經濟世界所提出的詮釋，基本上就是在他所謂「交換機制做為一個整體」的觀點之下，一方面從不同的市場形態實現不同的利潤創造為核心概念，重新定位市場的歷史意義和位置；二方面也試圖以交換過程的異質性為主軸，進一步論證十五到十八世紀西方總體社會經濟轉變和進展的方向與方式。馬克思沒有否認商業資本支配經濟生活的可能性，但在流過程體現著勞動的價值和本質，其操作機制具有一般性、規律性的論述

中，表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做為一個整體」之觀點的分析價值。而布勞岱以交換機制為核心，對商業資本支配經濟生活之社會經濟情境的詳盡分析，指出市場所表顯的交換機制具有一種層級性，並體現不同的社會經濟意義，從而強調「交換機制做為一個整體」的觀點對文明及社會發展過程的理解程度。

#### 四、社會變遷與文明成長：馬克思與布勞岱的對話

馬克思語帶總結地說：「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實質上同時就是積累過程」(Marx, 1988C:243)。在馬克思的分析中，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主要所關切的就是資本的增殖過程。從原始積累到資本積累，資本的生產及其不斷再生產的過程，說明著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一種「規律」；而對於此一規律的分析，一方面將可揭開資本增殖的「神祕過程」，另一方面也將彰顯此一規律本身所內蘊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矛盾根源。事實上，在馬克思論述過程中，對於此一規律的內部矛盾如何開展及其結果的堅定識見，無疑也豁顯了馬克思看待人類社會經濟變遷的獨特觀點。對馬克思來說，資本的再生產，是必須透過勞動過程的生產和再生產才有可能的。因為唯有將勞動力持續不斷地投入生產過程才能創造價值與剩餘價值，價值從此而生，再透過流過程體現出來。價值與剩餘價值的各種形式在流過程中轉化為資本形式，再次進入生產過程，如此周而復始，不斷地循環，不斷地進行資本與價值的生產與再生產。「勞動—價值—資本」就是構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三大要素。然而，追求資本增殖是一個慾望陷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帶來的「生產的社會關係的物化」，將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危機，從而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經濟型態崩潰與轉化的內在動力 (Marx, 1988C:995)。馬克思強調生產為重心的理論觀點，從討論社會經濟變遷的議題上看來，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馬克思指出「積累 (accumulate) 再積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特質；在布勞岱看來，「借貸 (borrow) 再借貸」同樣是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金科玉律。當然我們可以知道，借貸所意味的是某種信貸體系 (credit system) 的建立。關於信貸體系，雖然馬克思指出了信貸的發展消弭了高利

貸這種古老的資本利用形式，威尼斯、熱那亞商人的飛黃騰達正是拜其所賜 (Marx, 1988C:680-682)。但是馬克思依然堅持其理論建構的首尾一貫性：信貸的擴大必須以再生產過程本身的擴大為基礎；反之若是再生產過程的聯繫以信貸為基礎，雖然這是普遍的事實，但也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切危機的根本原因 (Marx, 1988C:544-555)。換言之，馬克思認為信貸制度是資本主義生產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手段，但同時也是引起危機和欺詐行為的一種最有效的工具 (Marx, 1988C:686)。

馬克思從積累看到危機，指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及其所以在人類歷史發展上飛黃騰達的「暫時必然性 (transitory necessity)」。<sup>9</sup> 做為一種上層的交換工具，布勞岱卻願意強調，信貸體系對於打開流通與貿易之門的積極作用：貿易流通的密度和強度，同時是交換機制發展程度與層次的體現；交換機制的擴張，尤其是信貸體系的發展和建立，對於一個社會、國家，乃至整個經濟世界的成長而言，無疑是促發其提升與前進的最大動力。在布勞岱的分析中，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並不是歷史的偶然，完全是有跡可循的。對於近代以來的人類社會經濟情境影響深遠的工業革命，雖然其形成必須從一個更為總體的視野來考量，<sup>9</sup> 布勞岱仍完全同意 Jules Michelet 的理解，認為工業革命最終是一場「需求的革命 (revolution in demand)」 (Braudel, 1982:183)。因此，在布勞岱看來，「商業之輪 (wheels of commerce)」的轉動對於整個商業交換網絡的建立，特別是上層金融與信貸體系之交換工具的成型，扮演著無可替代的作用，並支配著利潤創造和資本積累的額度和效度。

布勞岱當然無法否認馬克思一再強調的信貸危機。十五到十八世紀歐洲經濟世界核心經濟體的出現和轉移，與上層交換工具精巧程度的發展史有絕對的關係。馬克思針對所謂上層交換工具操弄風險的情況，自信而大膽地指

---

9 布勞岱認為必須將「工業革命做為一個整體」來理解其意義。其中事實上是涵括了一系列「個別的革命」：包括農業、人口、技術、運輸、工業與貿易等部門的變革及其可能性。布勞岱並且具體地闡述了這種部門分析 (sector analysis) 的方法，清楚地描繪了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並非歷史偶然的若干具體事證。詳細的論證請參閱《十五到十八世紀的文明與資本主義》第三卷，556-588 頁的討論。

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會因為此一潛在及無可避免的內在矛盾而終將分崩離析；新的生產方式將重新規制「商品的經濟關係」，務必使「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更為完善美好。對布勞岱而言，「信用桿杆」固然常常有失去平衡的危險，從而使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發展過程危機難免，然而「常常生病，但從未死亡（it is often ill but it never dies）」（Braudel, 1984:623），是其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基本體認。從文明成長的宏觀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發展對布勞岱來說，縱使危機不斷、陷阱不少，但總是能持續地積累新的能量。一旦風雲再起，不但新竄起的核心經濟體同樣將獨領風騷，人類總體的命運也將隨之逐漸往跨躍生存門檻的生活情境開展。

馬克思對於社會變遷的論斷，以及布勞岱對文明成長的理解，基本上都體現著對於「人類存在（human existence）」殷切的知識關懷。縱使在若干主要的論點上表達了極為不同的理論視野，對於馬克思，布勞岱懷有許多的知識情感，<sup>10</sup> 二人之間的知識爭論，在後人的詮釋和論述之下，也就更加地饒富意味。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布勞岱強調從十五世紀來看待資本主義的概念和討論，雖然他不是如此做的唯一學者，但是他的觀點相當不同於古典自由主義和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看法。特別是對於商業貿易活動的討論，上述兩個知識傳統受到聖西蒙以來重農主義（Physiocracy）的影響，在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分下，認為商業貿易活動相較於工業生產，是較不具資本主義性質的認定，布勞岱有相當不同的立論。對於資本主義若干前提的重新檢視乃至反對，布勞岱「混亂（upside down）」了對於資本主義議題的觀念傳統（Wallerstein, 1991）。

另一方面，C. A. Aguerre Rojas 也曾指出，若就歷史的「整體性（totality）」、事件史、地理結構、長時段、物質文明等等問題的分析觀點來看，布勞岱幾乎可以說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與馬克思耕耘著相同的土壤，也和其它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參與著面對和測試「歷史唯物論」的有機建構

---

10 誠如論者所言，布勞岱在其書中幾乎都是以正面的態度來對待馬克思的許多論點乃至概念（Wallerstein, 1991:360; Kinser, 1981:678）。相較於對於韋伯、宋巴特之觀點的評論，其知識脈絡至少在「精神」上，似乎和馬克思是較為接近的。

過程。不同的只是兩人所處的歷史時空不同，馬克思對於上述幾個議題大部分僅止於「綱要性提示」，是因為在當時還不具有知識上的急迫性。從而，布勞岱在這些未被深究的實體層次，提出了許多先鋒性的研究，也得到若干不同於其他馬克思跟隨者的特別成果（Aguerre Rojas, 1992）。然而，布勞岱的「馬克思傳承」似乎也不完全令人感到信服。Samuel Kinser 就認為，在布勞岱強調交換或是流通面向在整個經濟過程的主要性，而提出資本主義首先是市場交換的附帶現象（epiphenomenon of market exchange）的經濟史理論中，輕視生產質素、無視於分配的作用，以及將消費需求面導向一種心理學而非社會學的分析，並突顯交換機制的說法，實在令人懷疑。特別是布勞岱著重於交換領域的討論，馬克思則幾乎都是以贊同者的姿態，出現在他的著作中不下一百次；而當李嘉圖、馬克思是置立生產因素而非交換因素在經濟過程中的重要性時，布勞岱的經濟史理論更是令人驚訝。馬克思的觀點是被布勞岱擴大使用，但是許多無可爭辯的定義，卻從來沒有被討論（Kinser, 1981:677-678）。

我們在前面曾經指出，布勞岱自承並無意挑戰馬克思的基本關懷和觀點。事實上可能布勞岱也承認，在概念意義的層次上反駁馬克思的系統性論述架構並不容易，也沒有太大意義。布勞岱也曾特別指出，很多早已被熟知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概念，實際上可能不一定是馬克思本人的認知，譬如對於資本主義一詞的界定和使用（Braudel, 1982:237）。思想之間的對話若是有意義，這無疑是一個大問題，也確實是有釐清的必要性。但是無論如何，若以人類歷史文明與社會經濟的進程為討論的主題來說，馬克思以「勞動—價值」為核心概念的生產模式理論，從布勞岱彰顯「市場—利潤」之意義的交換機制觀點來看，是有若干值得進一步斟酌，從而得以更加豐富理解其意義的空間。相對的，布勞岱從一個文明成長的角度，固然可以說更為真實地呈顯了人類生活及其命運的歷史情境，但是馬克思一再引用「工廠視察員」的報告書，所要突顯的人與人之間物化的社會經濟關係，進而深加批判的社會事實，基本上是布勞岱很少正視的問題。何姆斯（Richard Holmes）即認為，布勞岱的智識和道德上的勇氣固然無可置疑，但是他的歷史完全不曾問及某些問題，或提出某些種類的難題，因而在意識型態的勇氣方面，布勞岱不無缺失。

(Holmes, 1986:55)。

儘管在總體的理論型構和具體的分析概念上，馬克思和布勞岱表顯了若干極為不同的詮釋圖像，但是在知識建構的基本立場與認知理念上，兩人之間的資本主義分析與研究仍有著某些共同的關聯性。雖然這也並不妨礙他們在研究結果上所表現出來的重大差異。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地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體系的批判、分析、理解，馬克思與布勞岱基本上可以說是立基於體認到「經濟」已成為人類行動與生活的宿命（destiny）的基礎上，而進行的理論與學術建構工作。換言之，雖然他們所表顯的觀察與研究成果有著某些重大的差異，但若要根本地了解其研究的意義與重要性，理解其間的論證何以竟是如此的相同或是不同，就必須從某種帶有哲學或人文氣息的立場來考量。基本上，無論是社會學或歷史學，做為一種有關「人的科學」，彼此之間的距離在某種角度上來講，並不是那麼地大。即便主要是以不同學門的奠基者或領導者的身分呈顯，布勞岱與馬克思之間的學術關聯，並不是那麼遙不可及。

總體上來講，對於人類的「類存在」、人類解放問題的關注，可以說是馬克思建構其資本主義理論的出發點。對布勞岱來說，人類總體的文明情境如何可能跨躍「生存的門檻」，不斷地型構挑戰「可能的限度（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的可能性，是其建構《十五到十八世紀的文明與資本主義》三巨冊，最終所要呈顯的一個總體性理解的圖像。馬克思悲憤與強力批判人類所處之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剝削關係，並有感於終將因為面臨一個無可忍受和不可逆轉的情境，而相信必然要採取最後的革命手段才能疏解人類存在的困境。布勞岱則生動地告訴我們，人類是如何步履蹣跚地走過古生物王國的羈絆。對他來說，從歷史上看來，人類謀求生存的過程並不是那麼地容易，文明的發展則更不是可以視之為當然的一件事。無論在理論建構與歷史詮釋的過程中，是否提出了任何具體的解決之道，對於歷史與社會實體的理解，在有關人類的存在、人性的本質、歷史文明發展成長的某種共同的知識認知與人道關懷之下，馬克思與布勞岱在某些理論觀點上，事實上也有若干的一致性或聯貫性。

從這種有點哲學意味的社會學與史學的基點出發，我們可以稍稍理解兩

人在理論認知根源上的某種共同基礎。然而，仍然要強調的是，這絕不等同於兩人在理論與概念建構上也必能有所關聯的根據，這無疑只會有牽強附會的結果。而且如此一來，則反而有損於我們從兩位思想大師的理論體系中，去體會其關於人性與人類存在之終極關懷的思想根源。對於資本主義之社會經濟體制的理解，馬克思與布勞岱自然有其觀察與切入的獨特分析性工具。而除開他們各自具體之分析性概念的特殊指涉不論，在以資本主義為標題的理論建構過程中，把握一種「整體性 (totality)」的理解角度，也就是對於人類的生活情境，乃至近代文明成長的一種整體性的理解與掌握，仍可說是馬克思與布勞岱的資本主義理論所呈顯的一個共同標記。這種「整體性」的掌握，在馬克思來講，是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做為一個整體」為分析策略；對布勞岱而言，則是藉由「交換機制做為一個整體」的概念體系來進行。

從這種對於歷史與社會實體的整體性掌握的理解觀點來看，馬克思與布勞岱在若干本身即具有一種總體性特質的理論觀點上，即能看到某種知識或學術傳承上的內在共通性。具體而言，在歷史時間與歷史空間的認知與掌握上，馬克思與布勞岱對於資本主義做為一種歷史與社會實體的考察，均表顯出一種整體性理解的觀點。在歷史時間方面，「長時段 (long duration)」雖是布勞岱所強調並具體型構的一個分析性概念與觀點，但對於這種歷史的長時段觀點，馬克思早已有所認知。布勞岱曾不諱言地指出：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響力之所以能持續存在的祕密，正在於他第一個立基在歷史長時段的基礎上，建構起真正的社會模型 (Braudel, 1988:60; 1980:51)。而在歷史空間的認知上，布勞岱確認了地理環境對於一個文明與社會成長所起的長期而根本的支配性作用。對於地理環境與人類文明和社會變遷之間的關聯性，馬克思也同樣有所體認 (Aguerre Rojas, 1992)。歷史時間上對於長時段的掌握，以及在歷史空間上對於地理結構的體認，基本上所要表現與說明的，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表顯人類的生存條件與生活情境的一種整體性的物質文明結構。在前面的討論我們已經指出，這是馬克思與布勞岱理解人類文明與社會成長，或是更具體之建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體制理論，共同而基本的關懷。

## 五、跨越知識上的「可能的限度」：代結語

在某種人文主義的學術關懷，以及整體性觀點的掌握中，我們看到了馬克思與布勞岱在「資本主義」這個大標題之下，所表顯的某種知識關聯性。然而這些立基於某種人道主義關懷的基本立場，並不能做為進一步關聯他們兩個人在具體分析層次之立論的依據。我們絕對不能輕率地滿足，甚至蒙蔽於某種基礎性的共同認知，而無視於他們在理論精鍊的努力上，所提供的若干有差別的詮釋概念、取向與立場。無視於他們在分析概念、策略和取向的重要差異，無異於是在說他們的論述並無新意，這絕對是荒謬的。

本文所關切的一個主要焦點，基本上是在於馬克思和布勞岱兩人，對於與資本主義體制相關的分析上，在一個較為宏觀總體理論觀點上的討論。非常概化地來說，關於資本主義體制的發展，及其與社會變遷和文明成長之間的互動關係，馬克思的分析是以所謂「生產方式」的不同來表述；類似的問題，布勞岱的體認則是在於「交換機制」的精巧程度為核心。當然，生產方式或交換機制事實上都是一組結構性概念的指涉，而不是生產過程（領域）或交換過程（領域）的片面強調。馬克思從資本論《第一卷》開始，在整個理論概念的建構過程中，就點明了生產為理論核心的概念取向；布勞岱基本上則是在《十五到十八世紀的文明與資本主義》第二卷，型構一種「市場—利潤」的理解方式，有意識而且明白地面對馬克思的「生產—價值」觀。當然，仍然必須強調的是，馬克思對於生產過程以及布勞岱對於交換機制的側重，絕非意指兩人相對於流通過程和生產領域的忽視，而是表顯兩人各自在理論建構的策略，以及在實體理解的觀點上有所差異。而此一差異所牽動的，是各自所型塑之詮釋圖像的展顯，以及兩人對於人類存在或人類文明總體命運的根本關懷與立場。

生產方式、交換機制及其和社會變遷的關聯程度，論者對於馬克思和布

勞岱之間的比較研究，出現某種類似評比馬克思和韋伯思想的兩極看法，<sup>11</sup>實在也不令人感到特別的意外。當然這些對話討論的目的並不僅是在於一種知識血緣的判別，更大的意義應是在於思想概念乃至整個問題觀點的定位和釐清。本文對於若干相對問題的提出，和對照討論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對此有些許積累的作用，而絕非在於妄添一種判定是非之論的無謂框架。面對知識、面對歷史，我們都要學習謙虛，馬克思在「知識」乃至「實踐」各方面的重要性不是沒有意義，而布勞岱對於當代歷史社會思想的影響力也並非憑空捏造。思想大師之間的對話，雖然顯示其思想本身不是沒有批判反省的空間，但也絕不是簡單的是非對錯所能概括。

所謂「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宿昔」。站在學習的立場上，藉重一種對話方式，必定有豐富自我學習和認知視野的積極功能。因為，對話本身即具有知識傳承和認知創造的雙重意涵。這對於進一步開創自我之知識上「可能的限度」，<sup>12</sup>進而累積理解社會變動乃至文明命運的智慧，更加是意義非凡。

---

11 如紀登斯所指出的，一方認為韋伯的著述，特別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是對馬克思唯物主義的最後辯正；另一端則以為韋伯大部分的社會學作品，都可以毫無困難地鑲嵌入馬克思的架構（Giddens, 1991:21）。

12 「可能的限度」可說是布勞岱理解和度量人類文明進程的一個抽象性概念。其若干特質和內涵在《十五到十八世紀的文明與資本主義》三大冊中的指涉，請參考陳敏郎（1996）的討論。本文在此只是引申其對於個人知識體驗進程上的類似意義。

## 參考資料

Aguerre Rojas, C. A.

- 1992 "Between Marx and Braudel: Making History, Knowing History", *Review*, 15(2):175-219.

Braudel, Fernand

- 1980 *On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2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2): The Wheels of Commerce*. N.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Press.  
 1984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3):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N.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Press.

Giddens, Anthony

- 1991 "Marx, Web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P. Hamilton (ed.) *Max Weber: Critical Assessments 1 (Vol. III)*, pp.21-41.

Kinser, Samuel

- 1981 "Capitalism Enshrined: Braudel's Triptych of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3(4):673-682.

Marx, Karl

- 1979 *Capital (I):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4 *Capital (III):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Wallerstein, Immanuel

- 1991 "Braudel on Capitalism, or Everything Upside Dow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3(2):354-361.

Braudel, Fernand (劉北成譯)

- 1988 《論歷史》。台北：五南出版公司。

Braudel, Fernand (顧良、施康強譯)

- 1993a 《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北京：三聯書店。  
 1993b 《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三卷)》。北京：三聯書店。

Holmes, Richard (沈積譯)

- 1986 〈布勞岱的幻燈——簡介「日常生活的結構」及其作者〉，《哲學與文化》，第十三卷第三期，50-56頁。

Marx, Karl (中共中央著作編譯局譯)

- 1988a 《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b 《資本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c 《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陳敏郎

- 1996 〈「可能的限度」：布勞岱論文明的成長〉，《思與言》，三十四卷第一期，1-34頁。

# **Value of Production and Profit of Exchange**

## **Dialogue between Karl Marx and Fernand Braudel**

**Ming-lang Ch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Thunghai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a comparative discussion between Karl Marx and Fernand Braudel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Generally speaking,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social change or with the growth of civilizations, the analytic approaches of Marx and Braudel are quite different.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s the basic strategy in Marx’s analysis; in Braudel’s thought, the sophistic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 had its importance, except Marx’s recognition. Apart from this, whatever Marx’s mode of production or Braudel’s mechanism of exchange, they are both refer to a set of complex concepts, rather than just one dimension’s emphasis of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or circulation.

**Key Words:** commodity, market,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s a whole, the mechnery of exchange as a whole